



童孟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个吧女和七个水手



童孟侯

一个吧女和七个水手



(京)新登字002号

内 容 说 明

作品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为背景,描写我国远洋船员在外轮上“出租劳务”的种种酸甜苦辣,对社会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感情、行为特征作了准确生动的刻画,同时对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积淀和价值观念作了客观大胆的展示,题材新颖独特,故事真实可信。

责任编辑:陶良华 赵水金

封面设计:柳 泉

一个吧女和七个水手

Yi Ge Ba Nu He Qi Ge Shui Shou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235,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9 $\frac{13}{16}$ 插页2

1992年8月北京第1版 199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50

ISBN 7-02-001430-5/I·1300

定价5.50元

目 次

第一章	1
一 舷边的芭拉	1
二 裸画的骚动	7
三 夜半呼声	14
四 彻底清查干部	21
第二章	37
一 扫气箱里的霉气	37
二 污水沟里的污浊	42
三 桅杆上的腰杆	47
四 吃饭时的吃惊	52
五 盥洗室的洗礼	58
第三章	68
一 前甲板战意熊熊	68
二 小舱室静钟沉沉	75
三 小酒吧醋意浓浓	80
四 油漆库杀气腾腾	92
第四章	103
一 凯凯嗅出暗杀手	103
二 无主题闲聊波尔卡	110
三 柔和缠绵的痛击	118
四 欢离之后是悲合	129
五 舱内长链舱外咖啡	134
六 火柴、狗毛、汽油等等	139
第五章	142
一 示威一幕	142

二 镶钢缆事件	155
三 分奖金闹剧	165
四 家信风波	174
第六章	185
一 丛林深处的“野合”	185
二 愤然戒烟后的“可乐”	197
三 涤棉衬衫上的“亲吻”	209
第七章	216
一 把录像片重放	216
二 从红灯区掠过	229
三 用青岛啤酒驱赶	239
四 让菲比·凯茨留下	251
第八章	259
一 枕下的回忆	259
二 缆绳后的跟踪	268
三 龙卷风中的坦白	287
四 桅杆上的告别	297

第一章

一 舷边的芭拉

奶白色的中巴士在萨洛尼卡灰蒙蒙的码头上停住，车门打开，钻出七个沉默的男人。码头边停泊着一艘大楼般高的货轮，七个男人仰起头。

深深的岑寂笼罩了夜的海港。

当七个男人的目光移到船头 PARTITA 几个字母时，阵雨般的欢呼顿时爆发了：

“啊呀呀，帕蒂塔号！”小黑炭大叫。

“到啦到啦，帕蒂塔！”单思奇直挥手。

“找到归宿了……”许小云低叹一声。

“什么龟缩龟伸，上！”朱冶直嚷嚷。

归宿——在人们心目中扮演着不同的模样。有时是走累走乏后暂时停下的一双泥脚；有时是缤纷的橱窗外贴着的一纸招聘广告；有时是路旁乡间旅店里的一张床；有时是总经理办公室总设计师实验楼；有时是户口簿身份证登记卡甚至是飘了很久很远然后又飘回树根旁的一片枯叶……有人一辈子都在跟归宿捉迷藏；有人几天就换一个新归宿；有人把归宿压在炕底缝在黑棉袄里从来也不用找什么归宿。

七个男人提起箱子，争先恐后跨上斜贴在船壁上的船梯。

喔！喔！喔！一阵受惊般的狂吠。

七个男人停下脚又仰起头：船梯的那一端灿灿亮色，一个

很生动的女人——芭拉。

“Oh, Chinese sailor (哦, 中国水手)!” 芭拉的声调非常惊讶, 神态非常夸张, 可是很讨异性的喜欢。

正在登轮的七个男人, 统一的黑头发统一的黄皮肤统一的灰西装统一尺寸型号的人造革黑拎箱, 要判断他们是来自大陆的中国人, 一点儿都没有困难。

七个海员受中国海员对外技术服务公司派遣, 到帕蒂塔号货轮上出租劳务, 合同期为十三个月到十五个月。

七个男人仍然前前后后一列站在船梯上, 不前进也不后退, 仿佛上边船梯口发生了事故。

这是一位仅在画报或外国橱窗里看见过的美貌女子。身上裹着浴巾, 裹不住丰满而又苗条的身材, 裹不住白皙而又细嫩的皮肤, 一头金发瀑布般地泻在肩上, 五官很匀称, 薄薄的嘴唇, 笔挺的鼻梁, 长而密的睫毛下, 有一对流盼的双眸, 那是海员最喜欢看的那种纯净透亮的绿色, 绿眼睛。

人们都说海员最喜欢蓝色, 海蓝海蓝的蓝色, 天蓝天蓝的蓝色。这只是岸上人的一种浪漫和误会。大海始终是那副老模样, 一片澄蓝, 除了蓝还是蓝, 空空荡荡的, 只有朝霞和晚霞才会给这蓝溶入一种缤纷的色彩。海员们最喜欢的颜色是绿。树的绿色, 岸的绿色, 草的绿色。一间间舱室往往一间间绿。吊兰、文竹、铁树、仙人掌、六月雪、君子兰、天竹子、万年青……舱室里充满温馨和春意。海员的视网膜上就会叠现出飘逸的绿裙。

经过漫长孤独的航行, 当水天交接处出现一抹墨绿, 甲板上的海员们都会欢呼雀跃呢! 芭拉小姐的眼睛恰恰是那种海员们喜欢的绿。

她的眉毛也许是修过的, 象弓一般弯, 象线一般细, 一说话, 眉梢子就飞飞地弹动, 弹得舷梯上的七个男人心里荡荡

的。如果一定要找她的缺点，就是下巴略显细长了些。但也非常性感。

谁也不能否认，绝大多数的喜欢，是从容貌的赏心悦目为起点的。不不，水手长包国忠丝毫不赏心不悦目，他用手背揩揩鼻孔，又使劲拧了几下肉鼓鼓的鼻子，象是鼻毛在内部作怪，然后敲敲栏杆咕哝道：“野鸡野鸡，不理她，上！”

对，野鸡！其他六个都“醒”了，继续接踵而上。谁都挺胸凸肚的，显得精神振奋。

水手许小云按惯例打冲锋。厨师小黑炭鼓励他：“矮棺材，冲啊！”“矮棺材”是许小云的绰号。

可是，矮棺材被堵住了。

芭拉站在梯口，脑袋微微向后一仰，一手挽起带湿的金发轻轻一抖，头发便如雾一般蓬松开了。这姿态轻柔又充满挑逗。空气中满是洗发乳的芳香。

七个海员中许小云是“外交官”，他的英语属矮子中间拔长子。从青岛搭飞机到上海再搭飞机到美国再搭飞机到希腊，一路上七颠八倒七荤八素七上八下，什么时差生物钟夏令时作息制度，全搞乱了。签票托运租车寻问，全靠许小云这几句“English”了。

几天前在飞机上，空中小姐递来一份单子，请这一排在坐的黄皮肤点节目，许小云正缩在窗边打瞌睡，厨师小黑炭便接过那张半个汉字也没有的单子，很有风度地看了一番，然后点了第二行的第二个，这是电视录像片的片目。

飞机顶端的闭路电视里立刻播映出小黑炭点的那个“卡塔赫那揽胜”。海浪海风海潮，古城古钟古道……听不懂外国话，看得懂外国景。游客租用一辆十八世纪的马车，随着的的嗒嗒的马蹄声进入古城堡，领略多少年前的风土人情。商店、招牌、

街灯，一律古色古香……

小黑炭被迷住了。

空中小姐悄悄走来，把手中的盘子递到小黑炭的胸前，小黑炭莫名其妙，盘子里既无饮料口香糖也无纪念品之类。

空中小姐只得柔柔地说：“先生，请您付五美元。”

真要命！派到国外来干活，一个铜板还没赚到，就要付五美元的“点播费”，谁叫小黑炭看不懂节目单旁的英文说明。不懂英文在国际航班上怎么可以轻举妄动？

王永官非常生气地看了一眼小黑炭，只得从集体备用金中痛苦地抽出一张“汉密尔顿”，交给空中小姐。

录像播完，该午餐了。空中小姐推着小车轻轻走来，请乘客自挑餐盒。三明治蛋糕鸡腿色拉炸鱼牛排樱桃芒果西瓜，五彩缤纷，五味飘香。小车推到中国船员身边，七个人连锁反应，摇头摇头摇头，No No No！再也不中这个圈套，五美元黑市价就是三四十元人民币。

大腹便便的外国旅客操起刀叉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腹部干瘪的中国人大口大口咽着口水。

许小云醒过来，硬着头皮用英语向边上的外国人打听要不要付钱，付的话是什么价格。

外国人一耸肩笑了，摇头摇头摇头，No No No！——不要付钱。

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上他妈的当了。

当空中小姐推着小餐车返回到许小云身边，还是和蔼可亲地说“请”时，七个黄皮肤立刻点头点头点头，Yes Yes Yes！赶紧拿上一大盘狼吞虎咽。许小云边吃边说：“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吃了也白吃。”

到了外国不懂外文洋相百出，可是谁料到一下子就开放了，就向世界敞开了大门？

许小云又往船梯口跨上几步，几乎踏到芭拉脚了，他用英语问：“尊敬的小姐，怎么了？”

芭拉的声调很精彩：“嗯哼——”

双方互相打量着，同时进入一个休止，一个暧昧的休止。

矮棺材许小云并不矮，一米八五的高头大马，四方脸，最生动的是他的眼睛，不大也不双线条，却总是泛着机警狡黠的波光。最神秘的是他的嘴角，总是挂着让人捉摸不透的笑纹。连政委王永官都承认，中国的男人很少有矮棺材这样的好身坯。

休止不过数秒。

许小云从那绿色的一瞥中隐隐得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预感和暗示。据说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相互感应的生物电，反正他深深地喜欢上那种预感了。

芭拉有一种直觉，她和他之间似乎已经有了某种神秘的沟通。她从浴巾里伸出一只手：“我也是帕蒂塔号船员。”

矮棺材立刻躬身握住那只粉嫩的手，吻了一下：“You are very beautiful, Lady!”

这句英语其他中国船员都能听懂：小姐，您很漂亮。

王永官睨他一眼，眼光中有责备。

小黑炭连声大叫：“浪漫浪漫！”

芭拉莞尔一笑：“谢谢，我叫芭拉。大副回家去了，我领你们找船长去。”说罢略一弯腰，哈巴狗凯凯一蹦，躲到她怀里。

凯凯是一只矮脚法国种小狗，全身金毛卷曲，小尾巴左摆右晃，它躲在芭拉的浴巾里，露出两只陌生的眼睛。芭拉轻轻抚摸着凯凯，一扭一摆向帕蒂塔号后半部的白色上层建筑走去。

机匠单思奇走到许小云身边：“许大哥，你这两句马屁到家了。”

“外国人喜欢当面奉承，中国人喜欢背后骂人。这是风俗习惯。”许小云回答。

水手朱冶大声道：“拍女人马屁，一点男人味儿都没有！”

许小云嘲讽道：“没有女人就没有男人，地球上全是男人味儿，那你也——”

“嘘——”芭拉微微一声口哨，提示新来的同行肃静，举起手在写着“CAPTAIN（船长）”的门上，笃笃笃三下。

没有反应。

芭拉加大音量又是三下，笃笃笃。

屋内才含含糊糊有人回答：“请进。”

芭拉推门进屋，朱冶他们也跟着进去，芭拉把他们推出门外。然后说：“船长先生，打扰您了。您要的七个中国人到了。”

什么叫“您要的七个中国人”？水手长包国忠忿忿地想，中国人又不是什么货物。咱们又不是卖给船主的黑奴，咱们是对外技术服务公司派来的。这个女人不但妖而且毒！包国忠水手长能听懂日常的英语，也能说上几句。他一侧头打量着船长室。

船长室是一个舒适的大间，中间用手风琴般可闭可开的硬塑片一隔为二。船长在里间吩咐：“芭拉小姐，请他们进来签到。”

芭拉小姐打开船员登记册，递来圆珠笔，示意新来的船员可以进船长室。

厨师小黑炭接过笔，右手搭在左肩上，怪声怪调说：“Thank you（谢谢你）！”

芭拉被他的滑稽逗乐了。

一个个签名：金国，许小云，王永官，包国忠，朱冶，单思奇，周百朋。

船长室中间的“手风琴”拉开，穿着睡袍的帕洛克船长走

出来，取下咬在嘴里的雪茄：“哦，宪兵队！”

芭拉咯咯地笑了，船长是指中国船员一色的灰西装。

帕洛克扬了扬手中的本子：“谁是你们的头儿？”

包国忠答道：“是我，阁下。”

阁下？许小云感到很新鲜。水手长到底是跑过远洋和鬼子打过交道。我以后称船长也称“阁下”。

船长递过本子：“您一定很需要它。”这是和中海公司的合同释本，释本对航行区域、船员过失责任、工资付款方法、伙食费、劳防用品等都有详细的说明。

帕洛克船长把雪茄重新衔在嘴里，向门的方向微微一歪头，给芭拉丢了一个眼色，那意思是：请吧。

“晚安，船长先生。”芭拉象一朵轻云那样飘出门去，浴巾上扭出了很好看的曲线。“宪兵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拎起箱子跟着她走出船长室。

二 裸画的骚动

帕蒂塔号除了“Officer（高级船员）”，其他船员全部住在甲板以下。

此刻，无论甲板下还是甲板上都静悄悄的。舷灯象裹着薄薄的透明的云翳，星星在桅梢上方朦朦胧胧地抖动着，躲闪着。十一点钟的夜晚，外国人的夜生活刚刚拉开了序幕，船员们都到岸上玩去了。十一点钟的夜晚，中国人的眼睑合拢了黑帘，睡觉的好时光呵。

走过道门，下铁梯，右舷走廊的前端，七个房间房门敞开着，这是为七个中国船员留的。老少无欺，一人一间，房内设备也一样：单人沙发、圆凳、写字桌、床、大橱、电话、小盥

洗间。

小黑炭惊叹：“外国人到底讲究。”

老包公——水手长包国忠的“尊称”——仿佛来过帕蒂塔号，轻车熟路地走入第一间。于是，其他人都学他的样，挨个儿进屋。

王永官站在走廊上一直不动，大伙儿挑剩下来的最后一间是他的。王永官前脚刚跨进舱室，后脚就有人叫：“政委，你快来看！”

王永官缩回脚，轻声的却又十分有力度地问了一声：“乱叫什么？在国内关照过多少次了？”

对了，怎么跑到希腊来叫“政委”呢？小黑炭黑黝黝的脸部很尴尬，他屈起中指的关节，往自己脑袋上扣了一下，说：“老王，你快来看。”

王永官跟着小黑炭走进房间一瞧，不由一惊：床头赫然一张大照片，一个金发女郎斜卧在沙滩上，除了两眼被墨镜遮住，其余的一览无余。光洁的大腿剪刀般地交叉着，白嫩的手掌托着滚圆的乳房……

门外又有人叫：“老王，请你来一下。”

王永官跟到水手周百朋的舱室里。

也是八十公分见方的大照片：一位棕色的女郎戴着大草帽倚在赛车旁，身上是象征性的三点式，灰蓝色的右眼微微睁开，透射出逗人心弦的目光，似乎在说：周，今晚我陪您睡……

“老王，不好了！”机匠单思奇惊惶失措地报警。他的舱房的墙上，两个赤条条的男女拥抱着，正在干“那个事”。

王永官内心非常吃紧，但他比别人棋高一着的就是：脸上不吃紧。他立刻断定，不用一间间查看了，肯定的，每舱一张“赤裸裸”。这是资本主义世界腐蚀人的旧招，先是照片上电

影上的女人，接着就是真家伙的美女蛇了！他沉着地说：“大家不要去看它，快把照片撕下来，交到我房间里。”

走廊上的人消失了。

走廊尽头暗暗的门边，芭拉小姐一直倚在那儿。她听不懂中国话，中国人忙乱着，发生了什么？难道这独用的舱室他们不习惯？他们围着那个脸孔平平板板的中年人在诉说什么？

不一会儿，七个船员又走出各自的舱室，汇聚在走廊上。心有余而力不足，所有裸体照片都是用特种胶水牢牢地贴在舱壁上，并且和舱壁一起，刷上了一层透明漆，根本撕不下来。谁在帕蒂塔号上干活，谁不想享受也得享受这些女人，也并不是专门用来“腐蚀”黄皮肤中国人的。

大伙儿焦急地看着王永官，早下指令早消灭“女人”早洗澡早睡觉，一路上实在太困了。

“跟船长说说去，这怎么行？”老包公建议。

矮棺材许小云不冷不热地说：“我看，连板壁一起揭下来。”

王永官感到从未有过的棘手。

沉默。许多场合，停顿是一种威严和深沉。

走廊灯照在王永官的脸上，高高的颧骨有力地支撑着平平板板的面孔，两只眼珠深深地凹陷在浓眉之下，这是一双有深度的眼睛，透出这位老政工特有的自信和干练。这次中海公司和狄克船公司签订了外派合同，党委把他这个老政委从船上调下来，这一班人托给他了。王永官上帕蒂塔号，明的职务是“斯都尔”——大台服务生（非但也是低级船员，而且是专门伺候船长、老轨、大副、大管轮等高级船员的低级船员），暗的职务是这些人的支部书记、政委（用许小云的话说是“地下党”）。王永官的担子是重的，他必须在远离祖国的特殊环境中工作，一切独立作出决断。独立工作容易出经验出成果，但万一出了乱子就上不着村下不着店。身份暗藏的政委必须在实打

实地干完每天服务生的活儿之后，偷偷抓船员思想政治工作。临时外派船员来自各条船，生命的安全思想的纯洁任务的完成班子内的团结，出了事，中海公司唯他是问。

眼下，怎样下好这第一着棋？六双眼睛盯着他一双眼睛。一着输着着输，这是关键。王永官脑海里一闪，主意数秒钟内形成。但他的脸色没有一丝欣喜，只是低沉地吩咐：“金国同志，把我的包拿来。”

“OK！”小黑炭金国很快取来王永官的包。

王永官扯开拉链，取出一叠国内带来的人民日报，说：“用报纸把黄色照片覆盖掉！”

老包公心里暗忖，王政委到底是个老政委，点子多，遇事不慌。

大家都到王永官手里拿一张报纸，进了屋。

芭拉轻轻走过走廊，左右一侧头，嘴角便绽开了微笑。原来是几张照片惊动了中国人。裸照被盖住了，这是那个中年人出的主意。

老包公刚贴罢报纸，王永官走进来说：“老包同志，通知大家到我屋里集中一下。”

关上门，中国船员集中。七歪八倒听“地下党”报告。新来乍到，新环境新形势新任务，领导必要的提醒。都是这么过来的，大家很习惯。

王永官站着，语气很诚挚：“同志们，我们终于到达帕蒂塔号，大家一定很累，有几句话我不得不说一下。”

不少人点起烟。烟雾很快弥漫开来。

“这次我们七个人是到外国人的船上工作，资本主义的风臭气包围着我们，床头这些黄色照片，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我们一定要增强抵抗力，警惕我们有些同志头脑中不健康的东西有所抬头。”

许小云和小黑炭对了对目光，忍不住相视而笑。王永官又“抬头”了，这是他的口头禅。平时作报告，动辄“抬头”。什么“赌博风有所抬头”；什么“不要安全的思想渐渐抬头”；什么“只要钱途，不要前途，金钱第一的不良风气大大抬头”……国内个别船员背地里就叫他“王抬头”，后来优胜劣汰，另一个绰号把“王抬头”顶替了。

王永官不紧不慢地讲着：“……那是精神的腐朽剂，如果我们掉以轻心，红肿之处，艳如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那就糟糕了。金国同志就非常警惕，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一发现黄色照片就报告组织……”

金国低下头去，脸上的笑纹消失了。金国是二厨小黑炭的尊姓大名。金国最怕表扬，他可以站在厨房门口跟任何一个或几个同船人吵架：“什么菜烧得不好，烧不好你来烧！谁说你这盘菜少，难道我的勺子上还要加把电脑称不成……”可是，一旦有人表扬，小黑炭心里虽然有酥酥麻麻的感觉，归根结底还是疙疙瘩瘩的。用他的话说叫“不自由”。

小黑炭到大酒店去培训过，能烧一手很不错的中菜，尤其是那道姜沫蟹粉，没有一点蟹肉蟹膏，用料只是几只鸡蛋而已，可吃起来绝对象蟹粉。

小黑炭能做30余种不同的点心，糖糕、蟹壳黄、烧卖、煎饼、麻球、蜂糕、小笼包、土司、蒸饺……半个月之内，早点可以天天翻花样。

王永官政委表扬过小黑炭的手艺，也曾经批评他有冷热病。干劲来了，饭热菜美心肠甜；不高兴时，全船连吃两天面条。尽管如此，王永官认为金国同志是爽快人，他的思想脉搏容易搭准，容易搭准就容易对症下药。小黑炭入团，是王政委跟团支部打了招呼的，“金国同志本质是好的，尽管有时脾气不好。”

好多条船的政委都不要小黑炭，王永官政委要小黑炭。小黑炭在船上谁的帐都不买，只要王永官说一句，一帖灵。这次外派出国，没有王永官，小黑炭当然出不了。公司里多少船员想出国开眼界，赚几个外汇用用，公司里多少大副管轮厨师电工，技术精湛。至于矮棺材许小云的出国，则多亏了他不知什么时候学到的英语和较好的水手技术。

许小云总结如下：“能第一批派出国劳务的，都有一套。”

这个“一套”，内涵就大了。

“我觉得许小云同志应该特别引起警惕，”王永官话锋一转：“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去亲人家女同志的手……”

“哈哈……”满屋爆出哄笑。芭拉小姐成了“女同志”，严肃的空气破坏了。

老包公并不笑，正颜厉色道：“老王说得对，大家不要笑，外国女人常常用美人计，花头花脑的，我见得多了。”

王永官和许小云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并不怎么理想。是的，王永官也承认许小云同志有点歪才，可未免恃才傲物过甚了，一个水手常常目中无人，嬉皮笑脸。王永官老想煞煞他的傲气，煞过几次，带来的往往是等量反弹力，那反弹力看起来软不拉沓，甚至漫不经心，却象是橡胶棍猛击一下，令人晕头转向。

那一次船上工会主席被送到工运学院培训去了，船上工会工作没人管，上级工会要求船上补选一个工会副主席。政委王永官希望大副当选，许小云则到处做工作，游说大家选老实寡言家属在农村的电工林晓峰。民主投票选举，大副落榜，林晓峰当选。

全船大会，当王永官宣布“下面请新当选的林副主席讲话”时，全船哄堂大笑，接着是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掌声，拍得甲板发震海水发颤。还有人高呼：“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